



鹿鸣书系

曾维惠心灵成长小说系列

老唱片咖啡屋

曾维惠
/ 著

青少年
逆境中坚强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鹿鸣书系

曾维惠心灵成长小说系列

老唱片咖啡屋

LAO CHANG PIAN KA FEI WU

曾维惠
/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唱片咖啡屋 / 曾维惠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1

(曾维惠心灵成长小说系列)

ISBN 978-7-5334-6610-7

I. ①老… II. ①曾…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14479号

老唱片咖啡屋

曾维惠 著

-
-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27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62027445
发行部电话: 010-62024258 0591-87115073)
- 出版人 黄旭
- 印刷 福建东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 邮编: 350002)
- 开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 印张 12.25
- 字数 143千
- 插页 2
-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 书号 ISBN 978-7-5334-6610-7
- 定价 25.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部 (电话: 010-62024258) 联系调换。



目 录

001	引子
003	紫玉镯
020	Parsley, sage (欧芹, 鼠尾草)
032	桃花坞
046	Rosemary and thyme (迷迭香和百里香)
059	油纸伞
069	子期何在
081	月下荷塘
093	灿若桃花
102	老邮筒
112	老唱片咖啡屋
126	老钢琴
135	弦断有谁听
145	桃之天天
155	来自桃花坞的信
165	泡一杯鼠尾草花茶
177	那是谁的 Scarborough
186	尾声



三月桃花。如霞。若锦。亦如明媚阳光下的女子，回眸，凝望。

城市的一隅，有一个欧式别墅群，一栋栋独栋别墅，矗立在亭台轩榭与池沼假山间，其中绿树成荫，草坪，花圃，环境清幽。

如诉如泣的古琴声，从一栋两楼一底的庭院里传出。院中植有两棵桃树，相约而开，朵朵桃花，或是在风中低语，或是笑得花枝轻颤，或是飞舞，旋转。

阁楼里，一个身着蓝色旗袍，披着白色披肩的中年女子，纤手抚古琴，一曲《流水》，在指尖潺潺流淌，仿佛缕缕哀愁，从桃树下流过，那些飞舞着，旋转着的桃花瓣，随着流水，远去，远去……

“崩——”

一曲终未了，丝弦断，琴语在这悲切的弦断声中，凄然而止。唯有余音，飘出窗外，和着纷飞的桃花，散落，散落……

“唉——”女子轻叹。她从腕上取下紫玉镯，放在古琴桌上，然后起身来，慢慢走进画室，目光缓缓地扫过画案和挂在墙上的画……她又来到书房，目光缓缓地扫过书架和书桌……她来到休闲厅，目光缓缓地扫过黑胶唱机、茶桌、酒柜……



她坐到梳妆镜旁，轻拢长卷发，绣眉，染腮，点唇。而后，她起身来，理了理白色的狐毛披肩，穿上了那双白色绣花高跟鞋。

此刻，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背着绣有吉祥龙的背包，进了别墅区，她像一只小鸟，穿过亭台，飞过花圃，绕过假山，开了自家庭院的门。

就在女孩迈进庭院的那一瞬间，一个蓝色的影子，从楼顶飞下，落在桃树边上的那块大青石上。血溅大青石。

石上花开，灿若桃颜。

“妈——”凄厉的叫声，震落了桃树上的花儿，一朵，一朵，又一朵……

女孩瘫软在地。



紫玉镯

我看着手腕上的紫玉镯，紫得晶莹，紫得纯粹。我从手腕上取下紫玉镯，用食指和拇指捏着它，伸到雕花窗外，我的手一松，只听“当”的一声脆响，外婆的紫玉镯，掉在小院里的青石板上，碎了。

我睁开眼来。包围着我的，是恐惧。

我是谁？我在哪里？我问自己。

望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床单，还有身边那几个穿着同样惨白的衣服，戴着惨白的口罩的人……我后背发凉，我惊恐不安。

这是哪里？他们是谁？我问自己。

我是谁？我继续问自己。

身边有一个老太婆，陌生，却又熟悉。她一袭紫色旗袍，镶白边的紫色坎肩、紫色手镯、紫色发簪……仿佛在哪里见过。她是谁？

我既不认得她是谁，又为何认得她的旗袍、坎肩、手镯、发簪？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天天儿……天天儿……”老太婆紧紧地捏着我的手，捏得生



疼，她泪眼婆娑，一副憔悴模样。哎哟，我不禁可怜起她来。

我疑问又起：我叫天天儿吗？

怎么这么多人围着我？我又问自己。

我还是不知道。我真的还是不知道。

“她醒了，各项生命体征正常，再观察两天，如果没有异常，就可以回家了。”一个把嘴巴鼻子封得严严实实的人，用冷冰冰的声音说。

我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努力回忆着什么。我好像回忆起，这样的地方，应该是叫医院吧？我继续努力地想啊想，希望能多想些什么，至少想知道眼前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老太婆是谁。然而，我失败了。

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长发女孩，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很开心很激动的样子。她把我的手捏得很紧，紧得生疼生疼的，仿佛害怕我从她的世界里逃跑了似的。

这个女孩是谁？我努力想啊想，就是想不起来。

女孩的身边，还有一个男孩，额头饱满，浓眉，俊目，高鼻梁，我的目光，在他的脸上多停留了几秒。男孩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把一块糖放在我的手心里。我认得这块糖，它叫巧克力。

我没有要吃巧克力的欲望。我把巧克力放在床头柜上。

然后，我把我的双手，缩进了惨白惨白的被子里。我不想让别人碰我。

我很累，很累。我闭上了双眼。

我闭了许久的眼。其实我闭得很累，也想睁开眼睛来，看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眼前所有的物件我都认识，而这些人，我却不认得他们是谁，为什么？为什么？

“你们回去吧，让天天儿好好地休息。”我听到老太婆在说话。



“外婆，天黑了，我们也该回家了。”女孩说。

“外婆，过两天，我们来接她回家，休息几天后，再去学校。”男孩说。

噢，外婆？谁的外婆？回家？家？家？家？家在哪里？学校？谁的学校？学校在哪里？

“好好好，天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家吧。”老太婆说，“这两天，你们就别再来回跑了，路远，别耽搁了你们的学习。”

脚步声，渐渐远去。我知道，男孩和女孩都走了。

我是谁？那男孩是谁？那女孩是谁？这老太婆是谁？我怎么躺在医院里？我想起来了，要生病了才进医院的，我生病了吗？我感觉了一下自己的全身，没有哪里疼呀。

我闭上眼睛，想啊，想啊……想得好累，还是得不到答案。

一觉醒来，我睁开眼，一缕阳光，照在我的被子上。我从被窝里伸出手来，轻轻地抚摸着这一缕阳光，很暖和。这种温暖的感觉，我似乎什么时候感受过，但我真的记不起来了。我想抓住这一缕阳光，永远地抓住。

“天天儿，来，喝点儿粥，这是你最喜欢的八宝粥。”老太婆坐在我的床上，用一个勺子，舀起一勺粥，送到我的嘴边。

我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一股令人讨厌的味道，一股让我想呕吐的味道。紧接着，我真的呕吐起来。不过，我什么也没有吐出来，或许，是因为肚子里没有东西吧。

“唉——”老太婆叹了一口气，把粥放在了床头柜上。

“天天儿啊，你要吃点东西，再养两天，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老太婆拉着我的手，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外婆可是最疼你的人了……”

紫玉镯。我看到了紫玉镯。我盯着老太婆手腕上的紫玉镯。一



片紫光，氤氲在我的眼前，整个房间，仿佛都变成了紫色。

那紫光，仿佛灼伤了我的眼。我闭了眼，想逃避这片紫光。

老太婆一直在叹息，她大概是希望我喝了那小半碗八宝粥吧。那八宝粥，真是我最爱喝的么？我怎么会喝这种味道怪怪的粥呢？

那片紫光，依旧没有放过我，我感觉它在灼烧着我的心，一点一点地，灼烧得很疼，很疼……

我又听到了脚步声。然后，有人给我量体温，为我切脉，用听诊器听我的心脏……一定是穿着惨白惨白的大褂和戴着惨白惨白的口罩的医生来了。我没有动，跟睡着了一样。

“一切正常，明天过了，就可以出院。先少喝一点粥，再慢慢地加量。”医生压低了声音说，“回家后，不能让她受刺激。”

“可以带她去看看她妈妈吗……”老太婆说这话的时候，有些哽咽。

“唉，这样有些冒险啊……”医生说，“万一又受刺激……我的建议是不能让她看。”

“唉……毕竟是孩子的妈妈呀……”

“妈妈——”我突然大叫一声，睁开双眼，掀开被子，下了床，赤着脚，准备往外跑。

医生和老太婆赶紧拉住我，把我拉回到床上。老太婆一边抹泪一边说：“天天儿啊，天天儿，出了院，外婆带你去看看妈妈……但是，你要先喝粥，这样，你才有力气去看妈妈……”

老太婆又舀起一勺粥，开始喂我。

妈妈是谁？谁是妈妈？我问自己。我又开始努力地想，妈妈是谁，谁是妈妈？我没有得到答案。

我又闭上了眼睛。



“天天儿啊，喝粥，喝了粥，才有力气出院，回家，看妈妈……”老太婆说。

我闭着眼睛想：出院？回家？看妈妈？嗯，对，呆在这医院里，真不好玩儿，不如回家去看看。家在哪里呢？不管了，先喝粥吧。

这八宝粥，喝起来，没有怪味儿，但也不像老太婆说的那样，是我最爱喝的。

好不容易才又挨过了一天。这一天，一觉醒来，男孩和女孩便站在床前。

“醒了？你在这里睡了一周，一定闷得不行，回家去休息吧，我们天天放了学便去陪你，等你感觉好了，就回学校。”女孩开心地望着我，她的脸，如盛开的花朵，上面还洒满了明媚的阳光。

老太婆和他们一起，收拾好东西，带着我，离开了病房。

在医院门口，老太婆对我说：“天天儿，我们现在去看妈妈。”

妈妈是谁？谁是妈妈？我想不明白。你们愿意带我去哪里，就去哪里吧，反正，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是那样的陌生，我只好跟着你们走。

噢，这里的人可真是多呢。奇怪的是，眼前的人，我怎么一个都认不得呢？从他们的举动来看，他们都是熟悉我的呀，有人过来拥抱我，有人拉着我的手说些奇怪的话，有人甚至把眼泪滴在了我的手上……

男孩和女孩低着头，站在角落里，不敢看我。老太婆又开始抹眼泪，她对我说：“天天儿，去和妈妈说话吧……”

床上躺着一个女人，头上裹着纱布，一点都不好看。我只看了她一眼，便开始呕吐。我真是受不了，为什么要带我来这个人呢？我转过身来，想离开。



外婆拉住我的手，让我转过身来，说：“天天儿，这是妈妈呀！”

“啊——”我害怕看到那张脸，我双手抱头，尖叫着，跑了。

出租车停下了。出租车司机帮老太婆把大包小包的东西，拎进了一个院子里。

院子很小，但很美。红墙，飞檐，青瓦，小院子里有一方荷塘，少许碧荷叶尖儿，正探出水面。小院的一角，还有一丛鸳鸯茉莉，绿叶丛中，已零零星星地打出了紫色的小花苞。

这是一栋古朴的房子，亦如一位老人，站在城市的一隅，冷静地看世界。

进到一间宽敞的大厅里，老太婆对我说：“天天儿，我们到家了。你到楼上书房看书吧，你最喜欢看的那本《偷影子的人》，我给你拿过来了。外婆给你做好吃的。”

老太婆说完，便离开大厅，到厨房去了。

外婆？外婆是谁？老太婆就叫外婆？好吧，就叫她外婆。

外婆的家，很大。站在大厅里，我可以看到好几个房间的门。不过，我对房间不感兴趣，便没有一一去看的打算。噢，沿着那扶梯，就可以上楼吗？刚刚外婆还说，有一本书叫《偷影子的人》，还是我最喜欢的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得上去看看个究竟。

“咚——咚——”我的皮鞋，踩在木质的扶梯上，发出“咚咚”声，把我吓得不轻。这声音每响一下，我的心便跟着收紧一次。奇怪的是，这声音，越来越大，我刚走到扶梯的拐角处，我真是受不了！

“啊——”我尖叫着，飞快地往下跑，回到刚才外婆和我说话的地方，颤抖着，怎么也站不好。



“天天儿，怎么了？是不是屋里又进老鼠了？”外婆从厨房里跑出来，一边往围裙上擦手上的水，一边问我。

我没有说话，只是惊恐地盯着扶梯，仿佛扶梯上有妖怪。

“来，我送你上楼。”外婆牵着我的手，说，“以前，你来外婆家，就喜欢呆在楼上，该吃饭了也叫不下来。”

“咚——咚——”我和外婆踩在木质扶梯上的声音，比刚才我一个人的时候密集了一些。我的心，跳得更快了，仿佛这扶梯每响一声，都有一个妖怪会跳出来一样。

楼上同样有好几个房间。

“喏，《偷影子的人》，还摆在那里呢，去看吧。”外婆把我送到一张大大的雕花书桌旁，转身出去了。

我拿起《偷影子的人》，打开，里面夹着一枚书签。这枚青花书签，清新，雅致。书页上，有一段话，不知道被谁用波浪线给画上了：

有人在镜子前花上数小时，期望从中看到他人的倒影，我则花了整个下午跟我的新影子玩游戏。出乎意料的是，我觉得好像转世重生似的，虽然只是投射在地上的倒影，我却头一次觉得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当夕阳坠入丘陵，我感到有点孤单，甚至有点悲伤。

也不知道是谁，在这段话旁边写了一句：

如果能真让我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会感到孤单感到悲伤么？

“出乎意料的是，我觉得好像转世重生似的，虽然只是投射在地上的倒影，我却觉得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当夕阳坠入丘陵，我感到有点孤单，甚至有点悲伤。”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着这段文字。

“当夕阳坠入丘陵，我感觉到有点孤单，甚至有点悲伤……”



我一边在心里念着，一边起身来，走到雕花的窗户前——

如血的残阳，映红了半边天。那如血的光，洒向这座城市，也洒在外婆的窗户上。我摸了摸自己的脸，仿佛觉得这如血的光，也洒在了自己的脸上。我赶紧关了窗，不让这光，洒进房间里来。

关上窗后，房间里顿时暗了许多。

我回到书桌旁，坐下来。

可怕的是，这如血的光，透过雕花窗户，映到了书桌上。一个光影，正好落在《偷影子的人》这本书上，我赶紧把书挪了个位置，仿佛怕这书被弄脏了似的。

然而，无数的光影，透过窗户，散落在外婆的书房里，圆的、方的、不规则的……组成了一个奇怪的图案。我紧盯着这图案，看着看着，我的眼前，一片血光……

“啊——”我闭上眼睛，两手抱着脑袋，尖叫起来。

“咚咚咚——”外婆上楼来了。

“天天儿，天天儿，怎么了？”外婆把我搂进怀里，心疼地问，“我好多天没回来住，难道这楼上也有老鼠了吗？”

好长时间，我才睁开眼来。那可怕的血光，不见了。书桌上，依旧有无数光影，那样的柔美，那样的温暖。

外婆的书房，很大。有两面墙全是摆满了书的书柜，书房里除了雕花的书桌、靠背椅，还有一张摆着一套青花瓷茶具和茶道六君子的根雕茶桌，茶桌旁放着几个蒲团。一架盖着紫色纱罩的钢琴，安静地立在墙角。钢琴旁，有一个花架，上面摆着吊兰、常青藤、绿萝等绿色植物。

“天天儿，我们下楼去吃饭吧。”外婆牵着我的手，温柔地说。

我没有感觉到饿。然而，我没有理由拒绝外婆，便跟着外



婆，来到了扶梯口。我望着一级级的木梯，不敢往下走，因为我害怕听到扶梯发出的“咚咚咚”的声响。

“走吧，天天儿。”外婆说，“饭菜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伸出脚来，试着踩在扶梯上，“咚——”我踩得很响，但我并没感觉到有什么不舒服，便继续往下踩，“咚——咚——咚——”真是奇怪，这一次，没有上楼时的那种恐惧感了。

这是一间很雅致的饭厅。一个古朴的雕花酒柜，里面摆着各种形状和颜色的酒瓶。一张圆形的餐桌上，铺着紫色小碎花桌布，四张雕花凳子围在餐桌旁。

餐桌上，摆着一套青花瓷餐具：两个青花瓷碟，一个碟子里盛着鱼香肉丝，另一个碟子里盛着青椒炒蛋；一个青花瓷钵，里面盛着青菜汤，绿油油的，很清新的感觉；两个青花瓷碗里，盛着白白的米饭；另外，还有两双青花筷子，两个青花瓷小碟子里，分别放着一个青花瓷小汤勺。

我呆呆地看着餐桌，犹如欣赏一幅画。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幅奇怪的画面：那些青花，在一滴滴泪水中，模糊开来，渐渐模糊成一个身影，熟悉，却又陌生。

“天天儿，坐呀，吃饭呀，都凉了。”外婆扶住我的双肩，让我坐下来，然后又把筷子递到我的手中。

我吃着饭，那个青花模糊而成的影子，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着。

“天天儿，我们去学校吧。”一天清晨，外婆对我说，“你耽搁了一些课程，可得好好补一补，快高考了。”

学校？什么学校？我的课程？还要补一补？

我到底是谁？外婆所叫的“天天儿”，就是我吗？

“天天儿，赶紧的，走喽。”外婆把一个背包塞到我的手中，



说，“背上书包，书本文具，都在里面，走，外婆送你去学校。”

我打量着手中这个背包：黑色的帆布包，有一面镶着绿色缎面，上面绣着红黄相间的吉祥龙，仿佛要腾云而去。背包沉甸甸的，外婆说，里面有书本文具，我也懒得打开，我对它们不感兴趣。

出租车左拐右拐，我晕得想呕吐。不过，它终于停下来了。

第一实验中学。

这几个字我认得。感觉很熟悉，但又很陌生。我努力地想啊想，想啊想，希望能想明白一些事情。可是，我什么也想不起来。

好好像我一样背着背包的人，朝校门涌去。我紧盯着那一一张张脸，心里哆嗦起来：那些脸啊，有的阴沉着，有的愤怒着，有的哭泣着，有的扭曲着……噢，真是让人受不了。

“天天儿，进去吧。”外婆催促着，“快迟到了。”

外婆揽着我的腰，和我一起进了校门。外婆继续揽着我的腰，穿过一条熟悉而又陌生的林荫道，来到了一间教室门口。

教室里的人见了我，一个个都起身，朝我涌来。就在这一瞬间，我的脑子里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我便什么也听不见了。

刚刚起身来的那些人，一个个都朝我涌来，有的人拉着我的手，有的人嘴巴里一直在说着什么，有的人微笑着看着我，有的人腮边还挂着几行泪……

外婆拉着我的手，嘴唇动了动，然后转过身，留给我一个优雅的背影。这时候，我多想听到外婆给我留下一句什么样的话啊！我知道，外婆说了话，可是，我听不见，我真的听不见！

我闭上眼睛，外婆发髻上的那枚紫玉簪，模糊在我的眼前，化作一片紫光，紫红紫红的，渐变为那日黄昏书房里如血的残阳，照在那本《偷影子的人》上。



我睁开眼来，只见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朝我走来。我认得，那个女孩便是那日在医院里，拉着我的手流泪的长发女孩。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但我可以细细地打量她：长长的马尾，在后背上扫来扫去，眉心那粒小痣，以及脸上那几粒小雀斑，让这张美丽的脸彻底地生动起来。尽管我一直没听到她说的话，尽管我一直没有和她说一句，但她还是那么开心，仿佛我的到来，为她增添了不少快乐。

和她一起走过来的那个男孩，也去医院看过我，那饱满的前额，那浓眉，俊目，高鼻梁，还有那块我没有吃的巧克力，我都记得。

他又递给我一块巧克力，德芙这两个字，我也认得。我没有接，我没有想吃巧克力的欲望。他笑了笑，然后撕开外包装，把巧克力掰成两块，递了一块给他身旁的女孩，然后把另一块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他们吃巧克力的样子，我也很熟悉。我使劲地想啊，想啊，希望能想起点什么来。可是，我失败了。

噢，我不能再这么使劲地想了，我的头，疼得厉害，可能是我想得太多了吧。

我被带进了这间教室，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陌生。上课了。一个戴着眼镜的男老师，他一边说话，一边在黑板上写着。奇怪，他写在黑板上的字，我一个都不认识，这就是传说中的乱码吗？刚刚我还能识字呀，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不敢多想，一想就头疼。我干脆闭了眼，不看黑板，也不看身边这些陌生人。

一片嫣红，闯进了我的视线，如朵朵桃花，在风中飞舞。一只纤手，一支画笔，一张宣纸，任丹青泼洒。砚台里的墨，突然打翻，浓墨，泼向雪白的宣纸。